

好吃不过饺子

□鲁北



我小的时候,很少吃到饺子,一年吃两次。一次是大年初一,另一次就是正月十五。遇到好的年景,还可以再吃两次饺子,一次是爷爷的生日,一次是奶奶的生日。

饺子,是中国北方传统食物,是我国河南南阳邓州人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作为药用,用面皮包上一些祛寒的药材用来治病(羊肉、胡椒等),避免病人耳朵上生冻疮。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有一句民谣叫“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饺子的特点是皮薄馅嫩,味道鲜美,形状独特,百食不厌。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每逢新春佳节,饺子更成为一种应时不可缺少的佳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生产力低下,种庄稼,人种天收。哪一年遇到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好一些,收成就好。

哪一年遇到干旱、涝灾,就颗粒无归。有不少种地的人,粮食不够吃的,就逃荒要饭。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那个样子。

小时候,进了腊月,就盼着过年,盼得有些不耐烦,恨不得让刚刚升起来的太阳,一眨眼工夫落下去。平时吃高粱窝头,地瓜干饼子。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几天白面馍馍,还可以吃一顿饺子。

除夕夜,母亲在包饺子。看到一排排的饺子,偷着笑,心里想:“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馋得流口水。

睡觉的时候,还在想饺子的事。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大年初一,一觉醒来,看见满屋子的热气,闻到了饺子的香味。父亲蹲在灶膛边烧火,母亲弯腰站在灶前煮饺子。我一骨碌爬起来,穿上新衣服,去院子里放鞭炮。

噼里啪啦鞭炮声,在院子的上空回荡,火光照亮整个院子。大黄狗吓得躲在墙根底

下,不敢动。

待到最后一个爆竹粉身碎骨,我回到屋里,母亲已经把热腾腾的饺子端到桌子上。我顾不得洗脸洗手,一屁股坐下来,大口小口地吃起来。

过了年,就盼着正月十五,就盼着那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

过了正月十五,母亲又把高粱窝头、地瓜干饼子端到饭桌上。吃饭的时候,把干粮攥在手里,看了又看,含在嘴里,咀嚼好久,咽不下去。咽不下去也得咽。那年月,不吃高粱窝头、地瓜干饼子,吃什么?

期盼着吃饺子的日子,是漫长的等待。

四月十六,是我奶奶的生日。我问了母亲,才知道奶奶的生日。

那天上午,在学校里,上最后一节自习课,四十五分钟,很漫长。这节课,没有心思读书,就想着快快下课,回家吃饺子。约莫着快下课的时候,早早地竖起耳朵,快一点听到那悦耳的铃声。

铃声刚刚响了一下,我就离开课桌,箭一样飞出教室门口,向着奶奶家的方向跑去。

在乡下,老人过生日,街坊邻居是要随份子的。送十个鸡蛋或二斤油条等。过生日的人家,也要还礼。我们那里还礼的方式是给人家送一碗饺子。

这任务就落到我们这些晚辈头上。

饺子煮好以后,一碗碗盛好,放在桌子上。我和我的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按着大人的指令,一家一家地去送。一个人要送好几家。

在路上,我们不敢懈怠,一路小跑,为的是,早送完,早吃饺子。

这顿饺子,我们吃得直打嗝。

接下来的等待更加漫长。腊月十二,爷爷的生日,我们又能吃上饺子。

结婚以后,妻子时不时地包饺子,满足我的食欲之欢。

现在吃饺子,已经不是什么事了。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想吃什么馅的,吃什么馅的。但那时候,不行。

以后离开小村,去了县城工作。每每回家,母亲都给我们包饺子吃。吃了剩下的,母亲给我带上,让我回家吃。母亲知道我好吃饺子。妻子说我,你天天吃饺子,吃不够吗?我说,吃不够。

母亲包的饺子,吃不够。

一个人散步

□李劲科

一个人散步,走着走着
就把十分的恬淡
走成十二分的惬意

一个人散步
什么都不去想都不用想
随意甩甩胳膊踢踢腿
路人行人所有人
都在与你绝缘
随便就走成了一副
超凡脱俗的样子
但也绝不会散出
目中无人恃傲自大的德性
一个人散步
就是一个人的独自散步

一个人散步
就散成了一枚
闲散野性的雀儿
随性扇动翅膀或蹦蹦跳跳
任性或恣意地“叽秋”一声
那份逍遥那份洒脱那份安逸
就是那朵那缕白云清风

一个人散步
还真就变成了那枚雀儿
想飞就飞想走就走想停就停

一个人散步
散来散去遗落的是一行足迹
最终散出来的是一份好心情



想家的时候

□武红旗

春天,想家的时候
我仰首寻觅
身姿轻盈的小燕子
拜托它
用春风的剪刀
剪出我柳叶一样细腻
而稠密的思念

夏天,想家的时候
我轻轻地闭上眼睛
用心聆听
朴素的小麦在和风细雨中
与我倾诉的凄凄乡愁
日渐成熟 丰满

秋天,想家的时候
金色的阳光
仿佛恋人的爱抚
让我迷恋 沉醉
那一刻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心中如浪涛一样
跌宕起伏的思念
写成诗
写给家乡泰然的山 澄澈的水

冬天,想家的时候
风雪中傲然屹立的一草一木
仿佛一个个揭竿而起的义士
用满腔热血 赤胆忠心
誓死抵御
无节制的欲望
宛如贪婪的阴谋家
悄无声息的吞噬
我最初远行时怀揣的梦想

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

我的童年

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我对贾平凹《我是农民》的篇首语深有体会。

那时,乡间的土地是清香的,空气是清新的,人也是那么淳朴。但是,物质上也是那么的贫乏。那时吃的是黑窝窝头,一年只有中秋节、春节两次吃点肉味,有时逮的野兔子、下河摸的鱼虾、夏天摸的爬叉,能解解馋。农村难得一年放上一两次电影,生产队派人来接放映队,人们都早早歇了工,家家冒起了炊烟,大人做饭,小孩子用坷垃、砖头等“占”好地方。

后来,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村里拉上了电,庄西神通广大的铁蛋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台12英寸的破黑白电视机,拍打、调试,摆弄了半天才出来飘着雪花的人影儿,引得全村男女老少纷纷涌进他家瞧“西洋景”,只能收一两个频道,反复演《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等几部片子,大伙都是百看不厌,直到荧屏上出现“晚安”字眼,才打着哈欠、讨论着故事情节,恋恋不舍地回家睡觉。

那时候我们姊弟四个都小,奶奶年纪大了,父亲在几十里外的一所中学教学,只有母

亲一个劳力。别人收工了,她还要顶着烈日炙烤和蚊虫叮咬薅一担草才回家,常常这边还没吃完饭,那边生产队的上工铃声就响了,母亲赶紧拿上劳动工具跑出去,我们几个孩子由年迈的奶奶照看。即使这样,还是吃了上顿缺下顿。父亲抽空跟着村里人去济宁、临沂等地贩地瓜干,才勉强让全家人果腹。

后来,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人口多,分了20多亩地,单靠母亲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我们姊弟几个人从六七岁起就下地帮大人干农活了。从庄稼播种、管理到收获都干。

夏秋季节,无风的时候,地里满是露水,直到十点后才能在太阳的炙烤下渐渐消去。所以早晨下地干活浑身都是被庄稼打湿的露水,上午、下午又是满身的汗水和泥水了。六月流火的麦收季节,天天浑身没有干净的地方,褂子、裤子满是汗碱,汗水掺和着尘土,干了就硬邦邦的一块,干了湿、湿了干,身上还散发着汗酸味儿。那时都是人手割麦,牛拉石碾轧场,麦秸秆铺摊开,叉子翻着晾晒,

我的乡土生活

□宋聚新



天气阴阴晴晴,就时而垛起时而摊开,反反复复,万一麦子被雨淋了,一家人就要吃一年芽子麦了。所以大伙儿赶得都很紧,在场里收拾到半夜,天不亮就又早起磨镰割麦,中午饭也常是在麦地或打麦场里解决,就着大葱、咸菜啃个馍馍,喝碗凉白开水就是一顿饭了。为了生活的劳碌,却少了田园的诗情画意和情趣,真有点遗憾。

农村生活是艰辛的,也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

乡村离春天最近,来得最早,春节刚过,小河解冻了,柳条绿了,燕子飞回来了,各种不知名的花儿遍地都是。夏天可以跳进坑塘洗澡,麦收后一场雨让爬叉钻出地透气了,吃过晚饭提着自制灯罩的小煤油灯去村旁树林里摸爬叉,一晚能摸几十个,母亲用油炸,又香又酥脆。秋天来了,庄稼收获后裸露的大地一览无余,我逮蚰蚰、蚂蚱玩,摘枸杞、马泡等野果吃。大人

卖了棉花带我赶城里的物资交流会,喝上一碗酸丸子汤、杂拌汤、吃麻子烧饼,再给我买一条绒裤、新衣服。冬天,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冬天夜长,有月亮的晚上孩子们聚在一起捉迷藏、打坷垃仗;帮大人烧锅取暖,听着父母说话,心里暖暖的。蹲在灶窝里喝玉米面地瓜粥,吃自家腌的咸酱豆,外面冷彻刺骨,屋里温暖如春,一片温馨祥和。以至于以后进了城,每到万物萧瑟的时节,我就想起全家人在厨房锅灶前围在一起喝粥吃酱豆的情景,身上总会涌出一阵暖流和感动。

十几年的乡土田园生活,我心底沉淀了浓浓的乡村情结。乡村,我人生的第一课堂,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